

士林臧否與適俗導愚

——以馮夢龍筆下之王安石的形像與評價為例

論其編撰策略

尤麗雯

摘要

馮夢龍不僅是編撰民歌選集、白話小說、戲曲等活躍於晚明出版市場，身兼作者（包含編輯）與出版商身分的文人，更是精研《春秋》，兼具史家身分的儒者。馮夢龍具有的史家身分，對他的編輯活動之影響、作品展現的史家精神與政治關懷，已有學者探討，然而，馮夢龍身兼文人与儒者雙重身分，對不同類型著作的編撰之具體影響，相關研究仍不多。

本文以書籍史的馮夢龍研究成果為基礎，考量其不同類型著作營銷的目標讀者群體，以在明中葉以後的士群體間，評價毀多於譽的王安石作為切入視角，對照《古今笑》、《智囊》、《警世通言》、《綱鑑統一》，觀察馮夢龍的不同著作對同一人物的形像塑造與評價，以期能對馮夢龍不同著作之編撰策略，有更具體的認識。

關鍵詞：馮夢龍、書籍史、編輯、春秋、士人

2024/01/29 收稿，2024/03/25 審查通過，2024/04/28 修訂稿收件。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第十一屆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學術研討會」(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主辦，2023年12月22日)；論文投稿期間，承蒙兩位審查委員惠賜筆者寶貴的修改意見，以及編輯人員細心校訂，使本文的論述更臻完備，特此致謝。

** 尤麗雯現職為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DOI:10.30407/BDCL.202412_(42).0004

Scholarly Appraisal and Guiding the Common People: A Study of Feng Menglong's Depiction and Evaluation of Wang Anshi and His Compilation Strategies

Yu Li-wen

Abstract

Feng Menglong was not only an active figure in the late Ming publishing market, compiling folk song anthologies,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s, while serving as both an author (including editor) and a publisher, but he was also a Confucian scholar deeply versed in the *Chunqiu*, holding the dual role of historian. Scholars have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Feng Menglong's identity as a historian on his editori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concerns reflected in his works.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concrete impact of his dual identities as both literati and Confucian scholar on the compilation of his diverse works.

Building on existing studies of Feng Menglong's contributions to history of the book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arget readership for his various works, using the controversial figure Wang Anshi whose reputation among scholars after the mid-Ming period was more often negative than positive, as a focal point. By comparing his portrayal in *Gujin xiao*, *Zhi nang*, *Jingshi tongyan*, and *Gangjian tongyi*, this study aims to offer a more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Feng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Menglong's compilation strategies and how he shaped the image and evaluation of the same historical figure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works.

Keywords: Feng Menglong, history of the books, editor, Chunqiu, scholar

一、前言

王安石（1021-1086）的為人以及變法、新學，在北宋時，朝野已有許多批評；宋室南渡以後，宋高宗（1107-1187）君臣刻意將北宋亡國的肇因歸罪於王安石，¹自後南宋士人對王安石的毀譽，貶多於褒。²即使如此，兩宋士人仍留下不少對王安石為人與學問、文章的正面評價。司馬光（1019-1086）不僅評其「節義過人處甚多」。³對王安石的文采也相當肯定：「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觀者皆服其精妙。」司馬光這段評論，邵伯溫（1057-1134）將之收錄於《邵氏聞見錄》，並且稱司馬光撰作時：「與王介甫已絕，其記介甫，則直書，善惡不隱。」⁴可知邵伯溫亦贊同司馬光的評論；陸九淵（1139-1193）讚美王安石的品行：「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⁵陸九淵的推崇，或有出於「鄉賢」情感的因素，⁶但是對王安石多有批評的朱熹（1130-1200），也贊同陸九淵對王安石品行的評論。⁷

然而，《四朝國史》、《東都事略》等史著，以及《容齋隨筆》、《程史》等筆記小說對王安石變法及為人的猛烈批評，卻對南宋之後，王安石流傳後世的歷史形象與負面評價，影響甚鉅，⁸而筆記小說的王安石形象影響尤深。⁹宋人筆記中原本王安石兼有毀譽的形象，在明中晚期定型為刻板的「權

¹ 如劉一止（1078-1161）〈知樞密院事沈公行狀〉記述宋高宗與沈與求（1086-1137）談論王安石行新法「誤國害民」之罪。見〔宋〕劉一止：《苕溪集·知樞密院事沈公行狀》（國家圖書館藏鈔本），卷30，頁6-15。

²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199；范建文：〈《容齋隨筆》對王安石形象的歷史書寫及其影響〉，《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頁59。

³ 〔宋〕司馬光：《司馬溫公文集·與呂晦叔第二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7年），卷10，頁260。

⁴ 司馬光與邵伯溫的評論，俱出自〔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3年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津逮秘書本，1630年），卷11，頁5。

⁵ 〔宋〕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荊國王文公祠堂記》（國家圖書館藏明活字本），卷19，頁11-12。

⁶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頁288-294。

⁷ 同上註，頁42-43。

⁸ 范建文：〈《容齋隨筆》對王安石形象的歷史書寫及其影響〉，頁56-61；陽繁華、唐程可：〈論宋人筆記小說中王安石的負面形象〉，《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2期（2012年3月），頁32-35。

⁹ 馮偉：〈「拆洗王介甫」：王安石形象傳播與刻板化略論〉，《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4

奸」形象；¹⁰明代中葉以後，雖有「唐宋派」的茅坤（1512-1601）、唐順之（1507-1560）等人推崇、肯定王安石的詩文，奠定王安石古文大家的地位，但是多數士人對王安石的為人、學術與變法的負面評價仍未改變。¹¹

《警世通言》的〈王安石三難蘇學士〉與〈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後文簡稱〈三難蘇學士〉與〈拗相公〉）兩個以王安石為主要角色的文本，雖已有學者曾就文本中的王安石形象加以探討，¹²但是，在書籍史研究方法的視角下，考量作者、編輯、出版者、刻工、流通到閱讀、目標讀者群體，與書籍的物質形式和內容具有的千絲萬縷關係，其編撰策略仍有許多可供更加細膩探討之處。

馮夢龍（1574-1676）的著作，今日可見者猶有四十多種，¹³著作的類型包含經、史、子、集四部，然而，馮夢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其俗文學著作，較少及於他的《春秋》研究對他的不同類型著作之深刻影響。¹⁴馮夢龍不僅具有商業化的文人身分，更是具有史家身分的儒者，馮夢龍的文人與儒者雙重身分，於其出版營銷有重要的影響。¹⁵馮夢龍對「編輯」的定義與編輯活動、不同類型著作共有的史家歷史、政治關懷，都與他多年精研

期，頁 125。

¹⁰ 蔡崇禧：〈權奸與文豪——明人對王安石的評價〉，《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40 期（2008 年 9 月），頁 86；馮偉：〈「拆洗王介甫」：王安石形象傳播與刻板化略論〉，頁 126。

¹¹ 蔡崇禧：〈權奸與文豪——明人對王安石的評價〉，頁 102-107。

¹² 《警世通言》的王安石形象研究，如李華瑞將〈拗相公〉一文視為宋代話本小說探討其中的王安石形象；錢娜以故事中的惡疾為切入點，探討王安石的心理狀態與行為；栗文杰將〈拗相公〉與〈三難蘇學士〉兩個文本視為宋、明兩個時代對王安石評價變化的反映。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頁 188-194；錢娜：〈「三言」之〈拗相公飲恨半山堂〉臆臆說之體現〉，《科技信息》2009 年第 29 期，頁 602；栗文杰：〈毀譽從來不可聽 是非終究自分明——論《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形象之轉變〉，《科教文匯（上旬刊）》2010 年第 7 期，頁 53。

¹³ 尤麗雯：《爭鳴出版業——晚明文人馮夢龍的個案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 年），頁 92-103。

¹⁴ 相關研究不多，學者的探討主要集中於馮夢龍對《春秋》的研究於白話小說的影響，如許子濱：〈從《左傳》、《列國志傳》及《新列國志》鄭伯克段故事看經學通俗化的進程〉，《清華中文學報》第 16 期（2016 年 12 月），頁 5-66；于荃：《經學與通俗文學之交涉——以馮夢龍《春秋》學與《新列國志》為研究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 年）；楊宗紅：〈馮夢龍之《春秋》學及對小說編撰之影響〉，《明清小說研究》2015 年第 1 期，頁 207-218。

¹⁵ 詳見尤麗雯：《爭鳴出版業——晚明文人馮夢龍的個案研究》。

《春秋》有關，也有學者加以探討，¹⁶然而，馮夢龍於《春秋》多年的研究，在不同類型、編撰目的、面向的讀者群體的著作，如何體現於文本的編撰方式，仍有待更多探討。

故而考量馮夢龍所欲宣揚的情教思想，在行為具有爭議的人物，更能見出白話小說具有的情理平衡之功能，¹⁷以及馮夢龍想提升白話小說地位，需要說服的主要讀者為士紳，¹⁸本文擬以南宋之後，士群體對其評價毀多於譽的王安石為切入點，梳理馮夢龍在《古今笑》、《智囊》、《警世通言》、《綱鑑統一》中對王安石形象的塑造與評論，觀察馮夢龍是否因著作的類型、面向的讀者群體、編撰主旨與目的的差異，而改變對同一人物的形象塑造及評價，藉以具體見出馮夢龍的人物評判標準，以及不同類型著作的編撰策略。

二、善觀人者察其微：《古今笑》、《智囊》的道德、智識評論

「三言」之中，成書最早的《古今小說》，今日可見最早的刊本為天啟元年（1621）成書的天許齋本，《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也都在天啟年間出版。在《古今小說》編撰的前一年，馮夢龍另有一本也收錄了王安石故事的《古今笑》，在萬曆 48 年（1620）成書；《古今笑》在天啟年間出版了續編本《古今譚概》。¹⁹此外，天啟年間，馮夢龍另有一本於天啟 6 年（1626）成書的《智囊》，書中也收錄了王安石故事，此書在崇禎 7 年（1634）出版了續編本《智囊補》。「三言」與《古今笑》、《智囊》幾種著作不僅成書時

¹⁶ 劉柏正：《讀史與述事：馮夢龍作品之歷史意識與政治關懷》（臺北：新文豐圖書公司，2020 年）。

¹⁷ 陳若儀認為馮夢龍藉由白話小說讓讀者對人物行為動機，可以有同理的理解，更能與之共情，由此達到情理平衡的教化作用。陳若儀所指出的白話小說功能，在行為具有爭議的人物，特別能見出其作用，如楊曙輝（Shuhui Yang）在討論〈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時，也指出馮夢龍對三巧兒的外遇緣由有許多描寫，讓讀者更能與三巧兒共情（即使明知三巧兒的行為不對），以接受編撰者對三巧兒有所同情的結局安排，並且理解文中的教化意旨。陳若儀：〈淺論馮夢龍「情教」觀——以〈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為例〉，《文教資料》2019 年第 15 期，頁 7-8；Shuhui Yang, *Appropri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Feng Menglong and 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pp. 53-60。

¹⁸ 馮夢龍需要說服的讀者，以在文本價值評判上，更具話語權的縉紳為主，詳見尤麗雯：《爭鳴出版業——晚明文人馮夢龍的個案研究》，頁 150-156。

¹⁹ 《古今笑》與《古今譚概》成書先後，學者有不同看法，筆者總結王利器（1912-1998）、高洪鈞等不同學者之說，並以祁承燾（1563-1628）《澹生堂藏書目》記載為佐證，推定《古今笑》成書在前。見尤麗雯：《爭鳴出版業——晚明文人馮夢龍的個案研究》，頁 52-54。

間相近，且馮夢龍在編撰諸書使用的取材也有重疊之處，對照這幾種著作中的王安石形象與評論，更可有助於了解馮夢龍是否因為不同著作類型，而調整人物形象的塑造與評價。²⁰

《古今笑》與《智囊》雖然皆為透過人物的評論以展現作者思想，然而兩書撰作主旨不同，書中的王安石形象塑造，也有不同的側重，茲分論如下：

（一）藉笑諷以揭造作

《古今笑》（含《古今譚概》）旨在透過笑諷，諷刺、針砭社會迂腐的陋習與名教之偽，以期能矯正世風：

龍子猶曰：「人但知天下事，不認真做不得，而不知人心風俗皆以太認真而至於大壞。……一笑而富貴假，而驕吝伎求之路絕；一笑而功名假，而貪妒毀譽之路絕；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標榜倡狂之路絕……即挽末世而胥庭之，何不可哉，則又安見夫認真之必是，而取笑之必非乎？」²¹

馮夢龍以詼諧幽默的筆法，借助古今人物的實事與軼事，反映、批評當日社會人情的種種醜態。梅之煥（?-?）稱此書的撰作是以《春秋》的褒貶品評人物精神撰作：

士君子得志，則見諸行事；不得志，則托諸空言。老氏云：「談言微中，可以解紛。」然則談何容易！……夫羅古今於掌上，寄《春秋》於舌端，美可以代與人之誦，而刺亦不違鄉校之公，此誠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快事也。²²

梅之煥為馮夢龍當時往來甚密、結社唱酬的社友，對《古今笑》的編撰較為瞭解。從梅之煥之說可知，馮夢龍《古今笑》是效法《春秋》，透過褒貶人物以立懲示勸。《古今笑》記述王安石言行的故事，有以王安石為主角者，如〈苦海部〉的〈前人詩文之病〉、〈委蛻部〉的〈面黑〉；也有在他人故事中出場，如〈怪誕部〉的〈潔疾〉。

²⁰ 可排除若是著作成書時間相距過遠，馮夢龍的思想可能有所變化的變因。

²¹ 〔明〕馮夢龍：《古今笑·自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馮氏墨憨齋明未刊本），頁1-3。

²² 〔明〕梅之煥：《敘譚概》，〔明〕馮夢龍輯：《古今譚概》，收於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6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1。

〈怪誕部〉的〈潔疾〉，雖然主要是記述王安石之妻吳夫人有潔癖，王安石以此設法讓吳夫人願意歸還官床：

荆公夫人吳，性好潔，與公不合。公自江寧乞歸私第，有一官藤床，吳假用未還。官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公直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又嘗為長女製衣贈甥，裂綺將成，忽有貓臥其旁，夫人將衣置浴室下，任其腐敗，終不與人。²³

這則故事原出自朱彧(?-1148?)《萍洲可談》，馮夢龍收錄的文字內容與朱彧之作相似，朱彧在記述吳夫人的潔疾之後，附記祖父與父輩的貧困，評論：「余竊謂使荆公與大父易地，吳夫人安得有此疾！」²⁴批評王安石縱容妻子浪費。馮夢龍在記述這則故事時，僅節錄王安石設法歸還官床，看似展現王安石品行廉潔的一面，但是，馮夢龍雖以邊批稱讚王安石讓吳夫人奉還公物的方法是妙計，尾批卻提示了不同的閱讀重點：「荆公終日不梳洗，蟣虱滿衣，當是月老錯配。」²⁵用詼諧幽默的口吻，打趣王安石的不好潔。從邊批、尾批的焦點，可知此則軼事，馮夢龍看似只在重點記述吳夫人的「潔疾」，然而，經由馮夢龍的一再提起，讀者仍會注意到王安石違背常情的不好潔。〈委蛻部·面黑〉對王安石的不好潔，亦有相關記述：

王介甫面黃黑，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王洗之。王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²⁶

這則記述原出自沈括(1029-1093)《夢溪筆談》：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蓼，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蓼，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頰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

²³ [明]馮夢龍輯：《古今笑》，卷2，頁10。

²⁴ [宋]朱彧：《萍洲可談》，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2754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3，頁42。

²⁵ [明]馮夢龍輯：《古今笑》，卷2，頁10。

²⁶ 同上註，卷20，頁6。

豆其如予何！」²⁷

王安石模仿孔子的自述，以澡豆不能洗去天生的臉色，表述自己仿效孔子的志向，²⁸沈括透過這段對話，間接說明王安石不肯收受薛向（1016-1081）餽贈名貴藥材的原因。馮夢龍僅摘錄王安石不好潔導致面黑，使得王安石一語雙關、表露個人志節的話失去原本的語境，變成刻意的不好潔以博取名聲，不僅矯揉造作，也顯得行為怪誕可笑。對照馮夢龍在總敘引用孫丕揚（1532-1614）的話，以評論古今不合常情的怪誕作為：

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乎，豈唯做官？²⁹

所謂「莫作怪」，是不做不合規矩的事，可知馮夢龍對王安石之怪誕的描寫，旨在諷刺王安石為人違背常理。〈塞語部〉的〈不讀書〉則表現出王安石的不遵循舊制，也可以說是一種「不合規矩」：

王荊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一旦行新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簡公同參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泉、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³⁰

此則軼事原本出自邵博（?-1158）《邵氏聞見後錄》，³¹馮夢龍選錄此則軼事，諷刺王安石推行新法，變革祖宗法度，沒有前例可循，卻批評其他朝臣無知；在〈不讀書〉後，馮夢龍又在〈字說〉批評王安石的學問，不僅在正文批評其《字說》的解字法「穿鑿杜撰」，更在評語中引用張安道（1007-1091）以《字說》作為司馬光對王安石「不曉事」評語的闡釋，批評王安石不明事理。³²

王安石勵行新法，雖有韓琦（1008-1075）、司馬光、蘇軾（1036-1101）等許多大臣反對，王安石卻一意孤行，宋代筆記不乏對於王安石性格執拗的描寫，〈微詞部〉的〈蝗蟲感德〉對此亦有展現：

²⁷ [宋]沈括：《夢溪筆談》（國家圖書館藏明覆刊宋乾道2年本，1166年），卷9，頁10。

²⁸ 王安石透過模仿《論語·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句子，以表達自己的志向。〔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註疏解經》（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明代修補本），卷7，頁7。

²⁹ [明]馮夢龍輯：《古今笑·怪誕部總敘》，頁1。

³⁰ 同上註，卷25，頁9。

³¹ [宋]邵博著，鄧邦述手校並題記：《邵氏聞見後錄》（國家圖書館藏鈔本），卷20，頁1。

³² [明]馮夢龍輯：《古今笑》，卷25，頁9-10。

王荊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南諸郡皆有之。百官餞王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其行榻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絕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唯有蝗蟲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³³

這則記述，祝穆（?-1256）《古今事文類聚》、蔡正孫（1239-?）《詩林廣記後集》都說出自方勺（1066-1141）《泊宅編》。³⁴此則軼事藉由劉攽（1022-1088）作詩調侃、諷刺王安石變法令天下人不滿，但「天下嗷嗷怨相公」都未能令王安石改變政策，表現出了王安石的執拗；當日反對、批評王安石變法的大臣，多遭貶謫，也可見出王安石不僅行事專斷且器量狹小。張邦基（?-?）《墨莊漫錄》記載一條王安石爭墩軼事：

王荊公退居金陵，建宅於半山，蓋自城至鍾山寶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荊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其後公舍宅為報寧寺，寺今亦廢，未復舊，而墩巋然獨存。³⁵

張邦基的記述中，對王安石與死人爭墩名並未直接議論，馮夢龍則加入他人的批評：

荊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³⁶

馮夢龍不僅在正文中藉他人之口批評王安石與死人爭墩名的行為，更在評語中告訴讀者，透過這件事可以看出王安石為人的稟性：「荊公在朝日與人爭新法，既罷爭墩，亦其性也。」³⁷強調王安石為人不僅器狹更好爭。

³³ [明]馮夢龍輯：《古今譚概》，卷30，頁614。此條為《古今譚概》中增補。

³⁴ 筆者檢閱《泊宅編》今日可見的十卷本和三卷本，皆未見此則軼事。

³⁵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收於[明]商濬輯：《稗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商濬刊本），卷4，頁12。

³⁶ [明]馮夢龍輯：《古今笑·前人詩文之病》，卷7，頁17。

³⁷ 同上註。

（二）僅取識斷與權變

《智囊》的相關研究雖然不多，但是此書卻是馮夢龍相當重視的著作。艾容（?-?）〈寄馮猶龍京口，著有《智囊》、《衡庫》等集〉詩，詩中稱《智囊》「自屬救時宰」，³⁸可知馮夢龍在《智囊》，寄託重要的經世理想。馮夢龍在甲申（1644）之時，更將此書送給當時是南明朝廷重臣的祁彪佳（1603-1645），³⁹可知此書在馮夢龍心中的分量。

《智囊》與《古今笑》雖然都採以類相從，但是《智囊》類目不僅是該部的特色，還有馮夢龍對不同之「智」的評斷在其中。馮夢龍在《智囊補·發凡》解釋此書對前作的增修，提到書的類目：

各條有原刻在某卷，今移載某卷者，皆出先生評定。即同卷中前後，亦多所更置。讀者將前刻細心對閱，應知自有經緯。……

各部如〈大智〉、〈明智〉、〈察智〉等，每卷增添甚多，特以有裨經世，殫力搜輯。其他如〈閨智〉、〈雜智〉，即偶增一二，非其急也，覽者勿以偶有見聞，妄訾疏漏。⁴⁰

從馮夢龍的說明，可知書中的類目，〈上智〉、〈明智〉等排列在前者，較之排列在後的〈閨智〉更加有助益於經世，且對照前書與續作的內容更動處，更可知道馮夢龍在評斷古今人物之智的想法。

由於《智囊》所著重之處在於「智」，而非評判的人物之德性，正如馮夢龍為此書去取選擇可能遭受的非難，預作的自辯：

又曰：「僕聞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雞鳴狗盜亦備奇聞，囊且穢矣，何以訓世？」馮子

³⁸ 〈寄馮猶龍京口，著有《智囊》、《衡庫》等集〉一詩收錄於艾容所著《微塵閣稿》第7卷，本文轉引自馬泰來：〈馮夢龍友朋交游詩考釋〉，收於常振國編：《中國圖書文史論集》（北京：現代出版，1992年），頁436。

³⁹ 胡萬川：〈從《智囊》、《智囊補》看馮夢龍〉，《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2018年），頁162-163。

⁴⁰ [明]馮夢龍：《智囊·發凡》，收於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5冊，頁4。此段引文，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未見；鳳凰出版社出版之《馮夢龍全集》所收錄的《智囊》是《智囊補》，由於書名相同內容不同，故以下腳註僅於後增加「（《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本）」標示鳳凰出版社版本，以示區別。

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惟其人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智。」⁴¹

馮夢龍《智囊》以經世為目的，故而著眼處世之智的大小，而不以道德品行為考量所展現的「權」，還有他作為觀人標準，也是他推崇的「察」，如〈察智部總序〉的闡釋：

馮子曰：「非察不神，察非智不精。子思云：『文理密察，必屬於至聖。』而孔子亦云：『察其所安。』是以知察之為用，神矣廣矣。善於相人者，猶能以鑒貌辨色，察人之富貴壽貧賤孤夭，況乎因其事而察其心？則人之忠倭賢奸，有不灼然乎？分其目曰『得情』，曰『詰奸』，即以此為照人之鏡而已。」⁴²

「權」、「察」都本於他畢生鑽研，承續自漢唐儒者對《春秋》經義「行權」、⁴³「原情」兩種核心思想的闡發。

春秋時期，「禮」是個人立身處世以及國家施政的準則，然而，隨著西周封建制度的崩潰，立身於世變得更為複雜，依禮行事甚至可能帶來災難時，就產生了權衡輕重以決定對策的概念。今日文獻中最早將權衡用於人事，見於《論語》，孔子主張人事依禮仍有不足，尚須衡量事情輕重再作決定；孟子、荀子承繼孔子之說，並進一步闡發「行權」的性質與重要性；⁴⁴漢代儒者已開始闡釋《春秋》中的權變之道、「行權」的條件或處境，界定權道的規則；到了宋代，胡安國（1074-1138）、張洽（1161-1237）等儒者皆致力於探討「權」如何融入《春秋》書法屬辭。⁴⁵馮夢龍對《春秋》書法之「權」的闡釋，即承此脈絡而來，如魯文公8年（西元前619年）：「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在此則記事之前，是「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⁴⁶兩則記事前後相鄰，孔子第二次書及「公子遂」

⁴¹ [明]馮夢龍：《智囊·智囊自敘》第1冊（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天啟刊本），頁6。

⁴² [明]馮夢龍：《智囊·察智部總序》（《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本），頁241。

⁴³ 指權衡事情輕重以採取行動。

⁴⁴ 引述自張端穗：〈《春秋》公羊傳經權觀念的緣起〉，《東海中文學報》第10期（1992年8月），頁65-75。

⁴⁵ 以上引述自康凱淋：〈原情達權：趙鵬飛《春秋經筌》的解經方法〉，《臺大文史哲學報》第95期（2021年5月），頁15-19。

⁴⁶ 《春秋》引自[明]馮夢龍：《春秋定旨參新》，收於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18冊，卷14，頁604-605。

時，卻不簡稱為「遂」，胡安國、張洽皆主張聖人藉此以區別華夷；⁴⁷馮夢龍亦主張孔子「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⁴⁸權衡事情的輕重以採取應變之道，也是《智囊》所推崇之智，〈上智〉：「智無常局，以恰肖其局者為上。」⁴⁹所謂「智無常局」，正是「行權」思想的體現，而「上智」是馮夢龍最推崇的智識。

馮夢龍在〈察智部總序〉所言的「察」，從其徵引孔子「察其所安」以闡釋之，可知「原情」也是馮夢龍對人物智識評判的重要標準，而將「原情」視為《春秋》的意旨核心，始於中唐新《春秋》學，馮夢龍對「原情」的定義是承此而來：

自中唐《春秋》新學始，學者提倡捨傳求經，直接探尋經文的意旨。宋儒胡安國奉《春秋》為聖人經世之作，於是為《春秋》立新傳。胡氏解說鄭伯克段故事，主要是用誅心之法。其忖度鄭伯心計，絲絲入扣。馮夢龍對胡安國之《春秋》學既有繼承也有推行。⁵⁰

所謂「原情」，新《春秋》學解讀為：

《春秋》經文懲勸褒貶、抑惡揚善，重視考察具體事件的原委因果，以及發生時的客觀環境，著意探究具體人物的主觀動機和根本意圖，並以此作為評判的首要準則。⁵¹

強調考察人的動念發心，看穿本質，⁵²馮夢龍承繼新《春秋》學的「原情」闡釋，將之用於智識之上，推崇能看穿他人隱藏的用心之智，如〈察智部·詰奸〉：「王軌不端，司寇溺職。吏偷俗弊，競作淫慝。我思老農，剪彼蝨賊。摘伏發奸，即威即德。」⁵³即肯定能夠看穿人隱藏的邪念之智。

⁴⁷ 康凱淋：〈原情達權：趙鵬飛《春秋經筌》的解經方法〉，頁18。

⁴⁸ 〔明〕馮夢龍：《春秋定旨參新》，卷14，頁605。

⁴⁹ 〔明〕馮夢龍：《智囊·上智部總敘》第1冊，頁1。

⁵⁰ 許子濱：〈從《左傳》、《列國志傳》及《新列國志》鄭伯克段故事看經學通俗化的進程〉，頁6。

⁵¹ 李廣欣：〈中唐新春秋學「原情」思想探論——兼談新春秋學與中唐人文理念的變遷〉，《早稻田大學綜合人文科學研究中心研究期刊》第6期（2018年10月），頁452。

⁵² 「原情」不僅是馮夢龍推崇之智，更是馮夢龍用以判斷善惡的重要標準，從《警世通言》中對王安石的評論，正可見出馮夢龍原情定罪的思想，詳見本文下二章的討論。

⁵³ 〔明〕馮夢龍：《智囊·察智部·詰奸》（《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本），頁265。

由於撰作的目的在救時，馮夢龍著眼於智之用，故而《智囊》對王安石的記述，也著眼於王安石之智的評斷。《智囊》（含《補》）所收錄的王安石之智，一見於〈膽智部·識斷〉，一見於〈術智部·謬數〉。馮夢龍對「膽智」的定義：

馮子曰：「凡任天下事，皆膽也，其濟則智也。知水溺故不陷，知火灼故不犯，其不陷不犯，非無膽也，智也。……智能生膽，膽不能生智，剛知克也，勇之斷也。」⁵⁴

馮夢龍收錄於〈膽智部·識斷〉的是王安石裁減皇族的恩數，皇室子弟語帶威脅地告訴王安石：「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王安石卻毫不畏懼，用「祖先就是年代遠了都得遷出祖廟，何況是晚輩」駁斥。這則記述原出自《老學庵筆記》，⁵⁵馮夢龍幾乎摘錄全文，但刪改原文提及的王安石此時為相之事，更加突顯王安石敢與皇室子弟正面衝突的膽識，並且以邊批：「沒得說！」點評王安石的回答，又在篇末評道：「荊公議論皆偏，只此一語，可定萬世宗藩之案。」⁵⁶既肯定王安石因其識見故而不懼皇室子孫擡出祖宗的威脅，但是「荊公議論皆偏」又同時表達馮夢龍對王安石之議論的主要評價。

馮夢龍對「術智」的定義：

馮子曰：「智者，術所以生也；術者，智所以轉也。……知者曰：聖賢之術，無時而窘，婉而不遂，謂之『委蛇』；匿而不章，謂之『謬數』，詭而不失，謂之『權奇』。」⁵⁷

馮夢龍闡釋「謬數」：「似石而玉，以鎗為刃。去其昭昭，用其冥冥。仲父有言，事可以隱。」⁵⁸綜上所述，可知馮夢龍歸類於〈術智部·謬數〉之下的智，是如管仲（?-西元前 645）的謀略，要隱蔽鋒芒以通權達變而成事。收錄於〈術智部·謬數〉之下的王安石以不好潔令其妻歸還公物的記述，馮夢龍也收錄於《古今笑》，兩者文字雖僅稍有不同，敘述焦點卻迥異。《古

⁵⁴ [明]馮夢龍：《智囊·膽智部總敘》第7冊，頁1。

⁵⁵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2766冊，卷2，頁12。

⁵⁶ [明]馮夢龍：《智囊·膽智部總敘》第7冊，卷12，頁14。

⁵⁷ [明]馮夢龍：《智囊·術智部總敘》第9冊，頁1。

⁵⁸ [明]馮夢龍：《智囊·術智部·謬數》（《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本），頁338。

今笑·潔疾》言「荊公夫人吳，性好潔，與公不合」。⁵⁹用吳夫人潔疾「與公不合」，以襯托王安石的不好潔；〈術智部·謬數〉稱「吳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真率，每不相合」，⁶⁰文字全依《萍洲可談》，吳夫人與王安石的不相合，從一潔一汙轉至兩人性格的差異，王安石故意用在妻子眼裡不潔的行為，讓妻子自願將公物奉還，敘述的重點在突顯王安石靈活解決問題的智。

《智囊》中，馮夢龍對王安石之智，除卻上述兩件事的肯定之外，仍多為批評，不僅〈膽智部·識斷〉的評語稱王安石「議論皆偏」，在其它條目中亦可見馮夢龍對王安石施政之批評，如稱讚劉晏（716-780）善財政，以王安石為對照，「王荊公但知理財，而實無術以理之；亦自附養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為劉晏，而下且不逮桑、孔」，批評王安石財政治理沒有方法；⁶¹《智囊補》在〈捷智部·敏悟〉增列〈相國寺詩〉，藉由蘇軾拆解題壁詩隱藏「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⁶²展現蘇軾的敏捷，同時也反映王安石變法在當日的負面評價。

《古今笑》與《智囊》針對的讀者群體都是士紳，兩書都是透過臧否古今人物，寄《春秋》於舌端。《古今笑》旨在透過笑謔，以諷刺、揭穿社會迂腐的陋習與僵化的禮教，矯正世風，故而馮夢龍在編撰上，更著重於突顯王安石違背常理、不合人情的行為，強調要看穿矯揉造作之下的居心；《智囊》因其撰作目的在借鑑古今人物之智，以期有裨經世，此書體現馮夢龍承自漢唐儒對《春秋》經義「行權」、「原情」兩種核心思想的闡發，從《智囊》推崇的「上智」、「察智」、「術智」等一再申論的「智無常局」、⁶³「聖賢之術，無時而窘，婉而不遂」、⁶⁴「摘伏發奸」⁶⁵都可以見到權衡變通之道與考察人的行為動機之展現。由於《智囊》以事見智，故而馮夢龍將重點放在王安石之智的評斷上，雖然書中收錄了王安石的識斷與靈活運用方法解決困境之智，然而馮夢龍對王安石之智的肯定僅限於此，書中對王安石的識見與財政治理的能力都加以否定，與〈拗相公〉定場詩對王安

⁵⁹ [明]馮夢龍輯：《古今笑》，卷2，頁10。

⁶⁰ [明]馮夢龍：《智囊·術智部·謬數·王安石》（《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本），頁359。

⁶¹ [明]馮夢龍：《智囊·明智部·經務·劉晏》第5冊，卷8，頁2。

⁶² [明]馮夢龍：《智囊·捷智部·敏悟·相國寺詩》（《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本），頁435-436。

⁶³ [明]馮夢龍：《智囊·上智部總敘》第1冊，頁1。

⁶⁴ 同上註，第9冊，頁1。

⁶⁵ [明]馮夢龍：《智囊·察智部·詰奸》（《馮夢龍全集》鳳凰出版社本），頁265。

石因才智不配其位，遂致禍國殃民之評價：「可憐覆餗因高位，只合終身翰苑中」正可互相照應。⁶⁶

二、真實與虛構互滲：《警世通言》的懲勸與同情並陳

《警世通言》的〈三難蘇學士〉與〈拗相公〉兩個文本，都是以王安石為主要人物的故事。兩個文本中的王安石形象與評價是褒是貶，學者的解讀卻不一致。⁶⁷蘇軾與王安石在施政上的意見相左，導致蘇軾一再遭貶謫，在《宋史·蘇軾傳》中多有描述，元雜劇、筆記小說更將兩人的政爭，延伸至私怨，並透過兩人的衝突，展現蘇軾的詼諧多才、正直忠義、曠達不羈，而王安石則往往以固執器狹、專斷奸險的形象出現。⁶⁸王祖琪指出〈三難蘇學士〉的蘇軾不僅輕狂，自負的博學多才亦不及王安石，迥異於戲曲、筆記小說裡二人的形象，⁶⁹然而，馮夢龍對王、蘇形象的塑造，若是如論者所言的「別出心裁」，而緊接在〈三難蘇學士〉後的〈拗相公〉，王安石因其執拗變法，導致民不聊生，故受到天譴懲處，學者不乏主張此文本中王安石形象為負面者，⁷⁰則前後兩個文本人物形象與評價的差異，必然導致兩個文本互相矛盾的問題。

人物形象塑造的合理與否，包含言行是否合乎人物身分、前後行為是否一貫等，皆是馮夢龍相當重視的寫作要點，⁷¹從〈三難蘇學士〉與〈拗相

⁶⁶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收於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2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4，頁50。本文所引用的《警世通言》多據此版本，以下腳註僅標示引用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警世通言》的出版資訊，以示區別。

⁶⁷ 馮偉主張兩個文本前者為褒，後者為貶；栗文杰則認為後者雖對批評變法，但對王安石的為人仍有肯定。馮偉：〈「拆洗王介甫」：王安石形象傳播與刻板化略論〉，頁127；栗文杰：〈毀譽從來不可聽 是非終究自分明——論《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形象之轉變〉，頁53。王祖琪雖認為〈拗相公〉一文，馮夢龍對王安石有所批評，但筆端帶著同情，王安石的形象與〈三難蘇學士〉一文並無矛盾。王祖琪：〈蘇軾與王安石故事的顛覆、重述與文化成因——以〈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為中心〉，《文藝評論》2022年第2期，頁66-74。

⁶⁸ 王祖琪：〈蘇軾與王安石故事的顛覆、重述與文化成因——以〈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為中心〉，頁67-71；林和君：〈戲曲中蘇軾形象的再現與建構：兼論臺灣當代戲曲創作〉，《嘉大中文學報》第14期（2021年3月），頁161-168。

⁶⁹ 王祖琪：〈蘇軾與王安石故事的顛覆、重述與文化成因——以〈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為中心〉，頁66-68。

⁷⁰ 馮偉主張〈拗相公〉中王安石的形象和評價都是負面的。馮偉：〈「拆洗王介甫」：王安石形象傳播與刻板化略論〉，頁123-128。

⁷¹ 馮夢龍的《墨憨齋定本傳奇》不僅改寫他人劇作，更常以評語直接說明改動原劇本的原因，人物形象的合理與否，是馮夢龍相當重視的問題，可參見尤麗雯：《爭鳴出版業——

公〉的王安石皆有痰火之症，⁷²亦可得證。此外，現有的〈三難蘇學士〉、〈拗相公〉研究，學者皆只著眼於正文中對王安石形象的塑造，忽略《警世通言》所採用的擬話本形式；考量形式特質，欲釐清作者真正的聲音，更需要關注文本中「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的聲音，也忽略副文本(paratext)（包含眉批、插圖）對文本解讀的影響。

王德威指出中國古典文學的白話小說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特徵，是文人對「說話人的虛擬修辭策略」(simulated rhetoric of the storyteller)的模仿，「如果我們將『敘述者』(narrator)與接聽者(narratee)的角色比擬為說話人和其聽眾，其所模擬的溝通情境自然是市集中說話人與聽眾間的唱和」。透過對說話場面的模仿，使得讀者有如置身於「身歷其境的再現(representational)軌跡」，⁷³說話人在文本中具有特定的意義：

不僅是一平凡的藝術成規而已。「他」的存在有其根深蒂固的歷史文化因素支持者。用巴特(Roland Barthes)的話說，說話人的聲音是在一特定歷史時空中，「一個集體的、匿名的聲音，其源頭正是一般人的知識總合」。⁷⁴

馮夢龍以擬話本的形式寫作〈三難蘇學士〉與〈拗相公〉，試圖帶領小說讀者重返說話情境，換言之，〈三難蘇學士〉與〈拗相公〉中敘事者(說話人)的聲音，更接近於《醒世恆言·敘》所言的庶民階層，然而，〈三難蘇學士〉與〈拗相公〉兩個文本，在敘事者(說話人)的聲音之外，仍存在著作者隱藏其中的聲音，也就是「隱含作者」。「隱含作者」是韋恩·布斯(Wayne Clayton Booth, 1921-2005)於1961年在《小說修辭學》(*The Rhetoric of Fiction*)提出的概念，隱含作者在文本中不同於說話者，而是作者「在他寫作時，他不是創造一個理想的、非個性的一般人，而是一個他自己的隱含替身」，這個作品中作者的隱含替身，是讀者從文本中自行感覺、推導而出的作者形象，「不僅包含所有人物的每一點行動和受難中可以推斷出的意

晚明文人馮夢龍的個案研究》，頁223-229。

⁷² 此為馮夢龍所虛構的王安石病症，宋元舊作皆未見此說。

⁷³ 引述自王德威：〈「說話」與中國白話小說敘事模式的關係〉，《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頁80-81。

⁷⁴ 同上註，頁80-82。

義，而且還包括它們的道德和情感內容」。⁷⁵申丹加以闡釋為：「『隱含』一詞，以文本為依託，故符合內在批評的要求；但『作者』一詞，又指向創作過程，使批評家得以考慮作者的意圖和評價，也可考慮影響創作的各種因素，包含社會因素。」故而「『隱含作者』既是作品隱含的作者形象（解碼對象），又是採取特定立場的作品寫作者（編碼對象）」。⁷⁶《醒世恆言·敘》對「三言」所面向的讀者群體有直接的描述：

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則習之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則茲刻者，雖與《康衢》、《擊壤》之歌並傳不朽可矣。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⁷⁷

馮夢龍將「三言」與〈康衢謠〉和〈擊壤歌〉兩種民謠並列，指出「三言」內容反映庶民生活，而「導愚適俗」則更進一步說明「三言」對於庶民階層具有的教化作用。據可一居士〈敘〉的描述，「三言」的目標讀者應為同時期的序、評點中屢屢提及的「天下之人」（all the people of the empire）或「四民」（the people of the four classes）；⁷⁸書籍史研究者考察「三言」刊本的物質品質，以及明代的識字率等因素，指出「三言」真正的目標消費者是士紳和富商；⁷⁹然而，考量馮夢龍編撰「三言」，旨在提高白話小說的地位，故知「三言」真正的目標讀者，是以士紳為代表的菁英階層，尤以士紳群體中對文本價值有重要影響的縉紳為主。⁸⁰換言之，《警世通言》的文本編撰，同時面向兩種讀者群體：「菁英階層想像的庶民」與「菁英階層」。

⁷⁵ [美]韋恩·布斯著，華明、胡蘇曉、周憲譯：《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80-83。

⁷⁶ 申丹：〈再論隱含作者〉，《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頁30。

⁷⁷ [明]可一居士：〈敘〉，[明]馮夢龍編著：《醒世恆言》，收於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3冊，頁1。

⁷⁸ 馬蘭安指出雖然序或評點的作者屢屢提及書籍的讀者是「天下之人」或「四民」，也就是庶民階層，然而，這只是為了向真正的讀者表明書中反映了世俗生活，而非真的要將書籍賣給庶民。Anne E. McLaren, "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152-183。

⁷⁹ [日]大木康著，吳悅摘譯：〈關於明末白話小說的作者和讀者〉，《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第2期，頁199-211。

⁸⁰ 尤麗雯：《爭鳴出版業——晚明文人馮夢龍的個案研究》，頁150-156。

亞歷山大 (Alexander C. Wille) 對《古今小說》的副文本與正文加以探討，發現兩者展現出不連貫的敘述、隱含的菁英階層讀者／線性敘述，白話所代表的庶民讀者的兩種話語，且編撰者透過眉批試圖控制文本意義，面向菁英階層的副文本，才是作者真正的意旨所在。⁸¹「副文本」概念是由法國學者熱拉爾·熱奈特 (Gérard Genette, 1930-2018) 提出，⁸²朱桃香對出於作者 (包含經作者接受的序文作者) 的副文本之「功能性」加以詮釋：「其美學意圖不是要讓文本周圍顯得美觀，而是要保證文本命運和作者的宗旨一致。」⁸³學者從語言修辭習慣的差異，主張「三言」的編撰者不只馮夢龍一人，⁸⁴而〈三難蘇學士〉與〈拗相公〉，從編纂取材、寫作手法、思想價值與審美趣味等，知其為馮夢龍所作，⁸⁵但是，眉批是否亦出自馮夢龍之手，⁸⁶卻未有學者關注。

綜上所述，「副文本」與「隱含作者」都指向文本編撰的真正意旨所在，然而，現有的〈三難蘇學士〉與〈拗相公〉研究卻都未加探討，故本章擬重新加以探討，釐清《警世通言》兩個文本對王安石的真正評價。

⁸¹ Alexander C. Wille, *Reading Stories Old and New: The Poetics of Paratext in Gujin xiaoshuo* (Ph. D. diss.,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4), pp. 119-227.

⁸² Gé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⁸³ 朱桃香：〈副文本對闡釋複雜文本的敘事詩學價值〉，《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頁41。

⁸⁴ 嘗試從語言修辭習慣釐清「三言」有兩個以上的編撰者的研究者，最重要的當推韓南 (Patrick Hanan, 1927-2014)，相關研究可參考〔美〕韓南著，王青平、曾虹譯：《中國短篇小說》(臺北：國立編譯館，1997年)，頁87-108；〔美〕韓南著，陳淑英譯：〈《古今小說》中某些故事的作者問題〉，收於〔美〕韓南著，王秋桂等譯：《韓南中國小說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62-75；〔美〕何谷理 (Robert E. Hegel) 著，劉詩秋譯：《明清插圖本小說閱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頁44。

⁸⁵ 韓南認為〈拗相公〉極可能取材自明初的文言小說〈鍾離叟姬傳〉，它的題材和處理手法都與其它馮夢龍寫作的故事相似，故而認為此篇應是馮夢龍所作；李曉雪則從文本的思想與審美，推定〈王安石三難蘇學士〉是馮夢龍之作。〔美〕韓南著，陳淑英譯：〈《古今小說》中某些故事的作者問題〉，頁73；李曉雪：〈從〈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看馮夢龍對蘇軾形象的解構與建構〉，《漢字文化》2021年第7期，頁55-57。

⁸⁶ 若是出自馮夢龍之手，亦指向作者的文本編撰意旨。

(一)〈三難蘇學士〉隱含的作者敘述

〈三難蘇學士〉主旨是藉蘇軾的輕狂招禍，以警惕世人。王安石雖在文本中被蘇軾一再惹怒，卻在正文最後仍替蘇軾向宋神宗（1048-1085）求情，讓蘇軾官復原職，且王安石數次考倒蘇軾，文本中的王安石顯得博學而寬容，乍看形象相當正面，但是由於白話小說具有的全知觀點敘事特質，⁸⁷細究文本，王安石之作為多有可議之處。

雖然王安石在文本中三難蘇軾，更在蘇軾暴露不知時，囑咐蘇軾讀書，⁸⁸看似顯得王安石較為博學，但是，文本中隱含作者卻展現出另一種「弦外之音」。正文剛開始，蘇軾因嘲諷王安石《字說》的解字法，第一次惹怒王安石，並因此遭貶官湖州。王安石的《字說》，歷來多有士人批評，《宋史·王安石傳》：「作《字說》，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⁸⁹不僅《宋史》批評此書的解釋方法，馮夢龍在《古今笑》亦曾批評此書：「王荊公作《字說》，穿鑿杜撰。」⁹⁰王安石在文本中引以為傲的學問，馮夢龍刻意引用在士群體間評價頗有爭議的《字說》，使文本中馮夢龍塑造的說話人此一敘事者，其口中王安石的博學，與隱含作者的見解產生分歧。

不僅說話人與隱含作者對王安石之博學，看法有明顯不同；蘇軾以如意君故事考王安石，因一時未細讀文字，無法辨認文句出處，又怕貿然猜錯，遂謙稱不知時，王安石鄙薄道：「這也不是什麼秘書，如何就不曉得？」顯得自負而狂妄，眉批在此點評：「氣殺人！」⁹¹此外，蘇軾得罪王安石後，

⁸⁷ 全知觀點的視角是白話小說中，最貼近作者意圖的敘事者，原本應該是白話小說中的主要敘事者（說話人），然而由於馮夢龍在〈三難蘇學士〉眉批告訴讀者，說話人所講述的內容為虛構，使得〈三難蘇學士〉的說話人與編撰者的觀點有所區隔，說話人在此文本中近似於布斯在《小說修辭學》所提出的「不可靠（unreliability）的敘事者」，說話人並非作者在文本中的敘述聲音，而是馮夢龍所塑造的虛構角色，故而〈三難蘇學士〉的文本，同時存在作者、說話人兩個不同層次的敘事觀點，說話人在文本的表層敘述，而作者則透過貼近於作者的全知視角，及副文本（包含文本取材、眉批），展現隱藏在文本中的另一種敘述。不可靠的敘事者，見〔美〕韋恩·布斯著，華明、胡曉芬、周憲譯：《小說修辭學》，頁148。

⁸⁸ 蘇軾因改作王安石的詠菊詩而遭貶官黃州，王安石囑其：「閒暇無事，還要讀書博學。」〔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3，頁29。

⁸⁹ 〔元〕脫脫：《宋史》（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16年兩廣巡撫朱英刊嘉靖間南監修補本，1480年），卷327，頁11。

⁹⁰ 〔明〕馮夢龍輯：《古今笑》，卷25，頁9-10。

⁹¹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3，頁35、37。

王安石給蘇軾的教訓，也展現出王安石不能容人的缺陷。蘇軾僅因為改動王安石的詠菊詩惹惱王安石，王安石竟然想道：

蘇軾這個小畜生，雖遭挫折，輕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學疎才淺，敢來譏訕老夫！明日早朝，奏過官裏，將他削職為民。⁹²

雖然王安石後來又改變主意，將蘇軾貶官黃州，但是蘇軾在文本中兩次遭貶官，⁹³一次是因為開王安石《字說》解字法玩笑，一次是因為不知菊花在秋天落瓣，故而以諧謔的口吻改動王安石所作之詩，蘇軾之錯都是與王安石的兩人私怨，王安石卻為了洩憤，用貶官懲罰他，由此正可見出王安石的器狹好勝，以及在官場的專斷跋扈，利用公事以遂其私心的一面，正如〈拗相公〉篇末定場詩評其：「執拗行私。」⁹⁴

雖然細讀〈三難蘇學士〉文本（含副文本），王安石有許多說話人（敘事者）沒有直接點出的性格缺陷，可以說是馮夢龍以有別於說話人的眉批、隱含作者，表現王安石的負面形象，但是，馮夢龍仍是在文末安排王安石為蘇軾求情，平衡文本此前王安石較為負面的形象與評價（就隱含作者而言）。在蘇軾對不出王安石所出的對子，承認王安石的學問在他之上，向王安石謝罪後，再加上王安石前後兩次貶官蘇軾，也已足夠王安石洩憤，馮夢龍在此時讓說話人說：「荆公曉得東坡受了些腌臢，終惜其才。明日奏過神宗天子，復了他翰林學士之職。」⁹⁵王安石為蘇軾向神宗求情，在《宋史》的王安石、蘇軾傳記中雖皆未見，但是《宋史·蘇軾傳》記述王安石罷相居金陵後，蘇軾曾去拜訪王安石，此段文字出自於《河南邵氏聞見錄》；⁹⁶《閒燕常談》、《潘子真詩話》、《後山叢談》等宋人著作中，也都記述王、蘇二人對彼此才情的讚賞、在金陵交遊唱和之事；⁹⁷周紫芝（1082-1155）《太倉稊米集》則記述烏臺詩案時，王安石曾向神宗諫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

⁹²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3，頁29。

⁹³ 第一次貶為湖州刺史，第二次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⁹⁴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4，頁50。

⁹⁵ 同上註，卷3，頁36。

⁹⁶ [宋]邵伯溫著：《河南邵氏聞見錄》，卷12，頁5-6。

⁹⁷ 王祖琪：〈蘇軾與王安石故事的顛覆、重述與文化成因——以〈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為中心〉，頁70。

乎！」以救蘇軾。⁹⁸王、蘇兩人在王安石居於金陵時，盡釋前嫌，是許多後世筆記、詩話等士人著作共同的內容，馮夢龍遂在篇末讓王安石為蘇軾求情，使蘇軾官復其職，既展現王安石愛才、惜才的一面，也可以見出王安石雖然行事專斷而強拗，卻不是本性大奸大惡之人，眉批也在此提示讀者：「此老畢竟口心還好。」⁹⁹馮夢龍此處的安排，可令熟知典故的讀者聯想到歷史上的王、蘇和解，且預留以「原情」標準審視王安石，有其情可憫之處的伏筆，¹⁰⁰讓〈拗相公〉中王安石所遭受的懲罰，與篇末語帶同情的評論更為自然合理。

（二）〈拗相公〉的情、理兼顧

〈拗相公〉與趙弼（1364-1450?）所作文言小說集《效顰集·鍾離叟嫗傳》情節相似，都寫了王安石在其子王雱（1044-1076）病故後，夢見王雱泣訴因父變法誤國，遂在陰司遭受酷刑。王安石夢醒後告病辭官，罷相前往江寧的路上，親見變法怨聲載道，在悔恨之中病故。兩個文本都透過百姓的批評與王雱因其父造業而遭報應，藉以諷刺王安石變法。〈拗相公〉編撰於〈鍾離叟嫗傳〉之後，且〈拗相公〉與〈鍾離叟嫗傳〉從王雱病故開始，包括王安石在前往江寧路上的遭遇，事件先後順序皆一致；〈拗相公〉還有許多與〈鍾離叟嫗傳〉完全相同的文字，馮夢龍更替〈鍾離叟嫗傳〉中的無名題詩，編撰故事加以解釋，由此可知，〈拗相公〉是以〈鍾離叟嫗傳〉為本所作。¹⁰¹

〈鍾離叟嫗傳〉取材自《宋史》，以及宋人筆記小說《邵氏聞見錄》、《孫公談圃》、《泊宅編》等書所記述的王安石負面形象軼事，¹⁰²承襲南宋士人對王安石與變法的批評。〈拗相公〉不僅取用〈鍾離叟嫗傳〉的情節，在進

⁹⁸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讀詩讖》，收於〔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141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49，頁9。

⁹⁹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3，頁37。

¹⁰⁰ 王祖琪主張馮夢龍在〈拗相公〉展現對王安石發心不惡的同情，源自大傳統，並舉《春秋》「原情定過」之說為佐證，雖與本文的論述脈絡不同，但結論相同。王祖琪：〈蘇軾與王安石故事的顛覆、重述與文化成因——以〈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為中心〉，頁73。

¹⁰¹ 《京本通俗小說》雖亦收錄有〈拗相公〉一文，但是此書為偽托宋人之作，學者多有考證，已成學界定論；喬光輝指出趙弼傳世的著作，除了《效顰集》外，尚有史評著作《雪航膚見》，《雪航膚見》與《效顰集》對王安石變法的批評一致，語句亦相似，可知同出於一人之手，皆為趙弼的創作。喬光輝：《明代剪燈系列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415-424。

¹⁰²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頁193-194。

入正文後，馮夢龍先透過李承之（?-?）、蘇洵（1009-1066）在王安石於朝野有賢聲之時，從其面相、衣著，主張其人奸邪，暗喻王安石是與王莽（西元前 45-23 年）相同，擅長博取美名的偽君子；馮夢龍又引用王安石受到許多士人抨擊的「三不足說」：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¹⁰³

晚明許多士人引用王安石的「三不足說」，以批評當日違逆祖制的權臣，如沈一貫（1537-1615）、張居正（1525-1582）；¹⁰⁴馮夢龍在〈拗相公〉引用三不足說，不僅強調王安石違逆祖制的權臣形象，更改變了所取材的〈鍾離叟嫗傳〉中，王安石原本的形象。王安石的親吏江居（?-?）擔心王安石微服而行，可能遭不知其身分者的謗議冒犯，〈鍾離叟嫗傳〉中王安石回答江居的話，顯得對百姓相當寬宏大量：

公曰：「亦聽其言之美惡也，言吾善者不可為悅，言吾惡者不可為怒，惟和色溫言待之而已。」¹⁰⁵

〈拗相公〉雖取用此一情節，但是加以改動：

荊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撐得船過。』從來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不足為喜；道吾惡者，不足為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切莫攬事。」¹⁰⁶

馮夢龍在此再次援引「三不足說」的「人言不足恤」，使得王安石能容人批評的雅量，一變為不將他人毀譽放在心上的剛愎自用。〈拗相公〉中，王安石剛罷相前往江寧之初，心中仍未後悔變法；隨著情節推進，王安石經過僱賃經紀人、村叟、村嫗、郵亭驛卒等人先後告知變法為害百姓，以及屢見諷刺其變法禍國的壁上題詩，王安石的心情也從初時聽見百姓批評其人與其變法時，「不耐煩，巴不得走路」，¹⁰⁷轉變為「閱畢，慘然不樂」，¹⁰⁸而

¹⁰³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 4，頁 40。

¹⁰⁴ 張哲翰：《「任人」與「任法」：晚明士人的王安石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5 年），頁 23-34。

¹⁰⁵ [明]趙弼：《效顰集》，收於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主編：《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 2 輯（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 年），卷中，頁 86。

¹⁰⁶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 4，頁 42。粗體為筆者所加。

¹⁰⁷ 同上註，頁 43。

¹⁰⁸ 同上註，頁 45。

後再變為羞慚的「面如死灰，不敢答言」，¹⁰⁹更開始省思新法與誤用奸邪小人呂惠卿（1032-1111）所致的危害，深感疚悔：「撫膺頓足，懊悔不迭。」¹¹⁰甚至因為憂恚過度，一夜白髮。等終於到達江寧後，王安石就在半山堂中終日念經懺悔，馮夢龍在此描述王安石前後的心境轉折與悔恨交加的慘況：

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人，一路所見之詩，無字不記。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非偶然也。以此終日憂憤，痰火大發。兼以氣膈，不能飲食。延及歲餘，奄奄待盡，骨瘦如柴，支枕而坐。¹¹¹

因為心情惡劣導致病況加劇，王安石最終嘔血數升而死。馮夢龍對王安石如何從執拗不聽人言，到悔恨剛愎自誤亦以誤國的心境轉變，刻畫得具體而生動，然而，文本中的王安石雖然禍國殃民，卻並非本是大奸大惡之人，正如文末詩句所言：「熙寧新法諫書多，執拗行私奈爾何。」¹¹²王安石所犯之錯肇因於固執己見、排除異己而專斷獨行，偏聽小人之言，因為性格導致一連串的錯誤，終致誤國，不僅悔恨莫及，更罪及子孫，還留下惡名於後世。從王安石對施政錯誤的痛悔，可知王安石本性不惡，正可呼應〈三難蘇學士〉中，王安石為蘇軾疏請復官時的點評：「此老畢竟口心還好。」

〈三難蘇學士〉的眉批提示眉批作者知道編撰者用意，¹¹³且對王安石本性不是大奸大惡之人的評論，展現與《古今笑》、《智囊》一致的觀點；〈拗相公〉正文之前的兩幅插圖，其中一幅畫面上王安石乘坐肩輿，轎夫大步疾行，從者跟隨且回頭後顧，一行人倉皇而逃，圖上有題詩：「強辨鶉刑非正道，誤餐魚餌豈真情。」¹¹⁴題詩中的「強辨鶉刑」是宋仁宗元祐7年（1062）的一樁爭鶉案，王安石的意見，與開封府、審刑院和大理寺眾官員皆不合，仁宗（1010-1063）也接受諸臣的意見，但王安石固執己見，不接受自己誤

¹⁰⁹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4，頁47。

¹¹⁰ 同上註，頁48。

¹¹¹ 同上註，頁49。

¹¹² 同上註，頁50。

¹¹³ 眉批指出蘇軾改王安石詠菊詩之詩句，原本是歐陽修諷刺王安石之作，是小說家為了情節需要而借用，此則眉批提示讀者眉批作者對文本編撰方式的瞭解。同上註，卷3，頁37。

¹¹⁴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收於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4，頁103。

判，遭到言官彈劾，¹¹⁵從這個案子正可以見出王安石的執拗；而「誤餐魚餌」則是王安石在賞花釣魚宴誤食魚餌之事，《綱鑑統一》亦有收錄，此則軼事的重點在表現王安石行為違反常情；¹¹⁶〈拗相公〉篇末的眉批，附和定場詩「可憐覆餗因高位，只合終身翰苑中」，點評：「用違其才真是可惜！」¹¹⁷與《智囊》任用人才的考量觀點一致。從眉批、插圖對王安石性格與才智的看法，與馮夢龍不同著作相符，可知〈三難蘇學士〉與〈拗相公〉之副文本，編撰者亦為馮夢龍，而副文本對王安石的性格與評價也與文本中的隱含作者一致：王安石本心不惡，只是因為性格的缺陷才造成施政上的錯誤，以「原情」為標準審視，有可憫之處，故而馮夢龍雖然安排王安石因其施政造孽受到懲罰，以達到勸善懲惡的教化意義，卻也同時突顯王安石造成錯誤的真正原因，展現對人性的理解與同情，兼顧人物刻畫與命運安排的「情」與「理」考量。

馮夢龍以說話人之口，在〈三難蘇學士〉塑造相較於文本中的蘇軾，看似寬容且博學的王安石，而面向菁英讀者的副文本，卻與文本中的隱含作者透過評論、取材士群體熟知的宋人筆記等方法，共同呈現不同於說話人口中的王安石形象與評價，故而白話小說的真正讀者（士紳）不僅可以讀出編撰者的「弦外之音」，馮夢龍更透過這種方式直揭白話小說的虛構特色與其價值：雖然王安石為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但是文本中的情節卻不必為真，更重要的在讀者透過閱讀白話小說，所能領會的道德教訓與啟發讀者的反思，¹¹⁸亦即白話小說作為政治寓言的作用。

以菁英讀者的閱讀路徑審視〈三難蘇學士〉的王安石，與《古今笑》、《綱鑑統一》中王安石有的器狹、執拗、專斷、以一己好惡左右朝堂的性格缺陷相同，已埋下日後惹禍招愆的潛在危機，而馮夢龍以虛構的王安石助蘇軾官復原職情節，連結歷史上的王、蘇和解，也為後文的同情留下伏

¹¹⁵ 柳立言：〈一條律文各自解讀：宋代「爭鶉案」的爭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1分（2002年3月），頁119-164。

¹¹⁶ 詳見本文第3章的論述。

¹¹⁷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4，頁50、52。

¹¹⁸ 劉柏正承繼魯曉鵬從唐傳奇的觀察，發現唐代開始已存在「歷史」與「寓言」兩種小說的閱讀模式，並對兩種閱讀模式傳遞的價值加以闡釋，歷史模式的閱讀在將小說「納入史傳的價值體系」，而寓言模式的閱讀，則「將故事視為一種寓言，小說重要的價值不視故事層面的情節鋪演，而是它所反映的道德教訓以及哲學思考」。劉柏正：《讀史與述事——馮夢龍作品之歷史意識與政治關懷》，頁362-363。

筆；¹¹⁹緊接在〈三難蘇學士〉之後的〈拗相公〉，馮夢龍以說話人之口講述虛構的王安石及其子遭受報應，符合民間「惡有惡報」的心理期望，¹²⁰也展現對人性（王安石）的理解與同情，同時在文本中呈現符合士紳讀者想像中以白話小說面向庶民群體的道德教化；在文本最後，說話人與眉批作者的聲音在此時達成一致，探究造成王安石禍國殃民、不得善終的原因，¹²¹給予同情。

從〈三難蘇學士〉與〈拗相公〉文本的編撰方式，可知馮夢龍透過在文本中並陳「面向庶民讀者（士紳群體想像）的說話人敘事者」與「面向菁英讀者的隱合作者」兩種不同的話語，協調真實與虛構在文本中的互滲，既完成文本所欲達到的道德教化，並呈現對人性的深入理解與同情，同時展演擬話本形式的白話小說，所具有的多重聲音、多重文本意義解讀的特質，突顯白話小說有別於六經、史傳的重要特色與價值。

三、《春秋》能權天下事：《綱鑑統一》的筆削

馮夢龍自述《綱鑑統一》的撰作緣由：

《春秋》之義謹嚴，而史氏之傳多偽，古今之文又日以誣論，世之君子有憂焉。參同別異，攷証得失，《綱目》、《通鑑》二書竝行不悖，數千百年間壽于金石，尼山之後無傳聞，司馬之言有異辭，自此而繼往開來，立懲示勸，厥功偉矣。余少讀書服膺不敢忘，然性喜變動，恒不安以古人之說快吾之意中；復不敢以創獲之見，度古人之意中。¹²²

¹¹⁹ 以《春秋》的「原情」標準衡量，王安石所犯之錯仍然有可以寬宥之處，馮夢龍在〈三難蘇學士〉篇末刻意寫進王安石為蘇軾求情，以表現他用心較為良善的一面，讓後續的〈拗相公〉文本對王安石帶有同情的評論，更為合乎情理。

¹²⁰ 根據王德威所指出的白話小說對說書情境之模擬，說話人具有權威角色，觀眾相信說話人所言為真，且說話人又為民間知識的集合，換言之，這個在菁英階層眼中，馮夢龍取材自士人趙弼所作文言小說，明確為虛構的軼事，以說話人之口講述，在文本中成為代表民間對王安石之子因王安石而遭受報應的真實認知。王德威對白話小說中說話人角色與作用的看法，引述自王德威：〈「說話」與中國白話小說敘事模式的關係〉，頁 80-91。

¹²¹ 延續〈三難蘇學士〉已指出的性格缺陷，與才德不足大任卻身居高位，遂使王安石明明發心不惡，卻禍國殃民。

¹²² [明]馮夢龍：〈綱鑑統一自序〉，《綱鑑統一》，收於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 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3-6。

馮夢龍有感於史傳著作，多未承繼《春秋》藉褒貶筆削，以立懲示勸的精神，遂有意整理前人著作，撰作《綱鑑統一》；但是透過褒貶以議論古今政治得失，可能以言肇禍，馮夢龍曾經因為褒貶古今人物的《古今笑》而招致謗議；¹²³此書編撰到出版的漫長時間，以及書前所附，曾參與此書修訂的眾多士人，正可見出馮夢龍對此書出版的審慎。

《綱鑑統一》編輯成書的時代，正值綱鑑史書型著作大量編纂出版的時期，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認為造成此種著作在當日出版市場蔚為風潮的原因：

在明末，大眾需要一種更易於接受的歷史著述，無論就其內容而言，還是就其刊刻而論。這類新的歷史著述以吸引眾多的讀者為目標，並且尤其有助於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們。¹²⁴

鐘鳴旦更進一步指出綱鑑史書「作為考試輔導資料，綱鑑史書在教學課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綱鑑著述被用於（初等）教育」，「常常被一些早期啟蒙的少年和在耄耋之年仍能背誦它們的老年人宣之於口」。¹²⁵馮夢龍使用他在通俗文學市場已具有促銷作用的別號「墨憨齋主人」為《綱鑑統一》作〈凡例〉，也可以見出馮夢龍想將著作盡可能賣給更多讀者的意圖，¹²⁶雖然如此，從馮夢龍在書中收錄有助於科舉考試的論題，以及請在士群體間有聲望的黃道周（1585-1646）為此書作序，還有馮夢龍

¹²³ 馮夢龍在社友梅之煥為《古今譚概》所作序中，對梅之煥自言：「吾無學無識，且膽銷而志冷矣！世何可深譚？譚其一二無害者，是謂概。」吳俐雯認為這段自述，是因馮夢龍出版《古今笑》招致謗議，使得馮夢龍對《古今笑》的再版遲疑，所以才有這段話。〔明〕梅之煥：〈敘譚概〉，頁1。吳俐雯：〈《古今譚概》書名及版本考辨〉，《耕莘學報》第10期（2012年10月），頁30。

¹²⁴ 〔比〕鐘鳴旦：〈明末清初的通史著述——綱鑑體史著譜系〉，收於耿幼壯、楊慧林主編：《世界漢學》第15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54。

¹²⁵ 同上註，頁54-55。

¹²⁶ 馮夢龍編纂不同著作，分別使用了真名與別號、化名，其中「墨憨齋主人龍子猶」為馮夢龍在編纂出版時，時常使用的署名，在《綱鑑統一》出版之前，此一名號已在晚明的出版市場和士群體間都建立了聲名，具有促銷作用，馮夢龍以「墨憨齋主人」為署名，撰作《綱鑑統一》的發凡，有藉此一別號的名聲促銷《綱鑑統一》的作用。馮夢龍的出版策略與其著作署名的考量、作用，引述自尤麗雯：《爭鳴出版業——晚明文人馮夢龍的個案研究》，頁156-185。

自述此書「一準于廟堂之牖翼，儒生之帖括」，¹²⁷可知士群體仍然是馮夢龍此作的主要目標讀者。

《綱鑑統一》是上起盤古開天，下訖元朝的通史型著作，採用的「綱鑑體」，體裁是以宋代的史著《資治通鑑》和《資治通鑑綱目》為基礎，在明代形成，書名往往冠名為「綱」、「鑑」。¹²⁸明代的通史型著作眾多，到了明末，其中涉及宋元史事者，皆以商輅（1414-1486）在成化 12 年（1476）奉詔編修的《宋元通鑑綱目》（又名《續資治通鑑綱目》）為本。¹²⁹熙寧 5 年（1072），唐垆（?-?）上疏彈劾王安石與抨擊新法，並批評王珪（1019-1085）、馮京（1021-1094）等大臣。唐垆一面宣讀諸位大臣的失職罪狀，一面看著王珪，《宋元通鑑綱目》寫作：「珪慚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氣指使，無異家奴。」¹³⁰《綱鑑統一》則寫作：「珪慚懼俯首。凡元絳、薛向、張皞、李定、張商英等，無不言及。」馮夢龍以眉批作註：「元絳，《綱目》誤作先降。」¹³¹對照兩個文本，可知馮夢龍在宋代史事部分，亦以商輅此書為本。

宋代史事部分，馮夢龍雖多依商輅之作，但是對讀兩個文本，可知馮夢龍對商輅之作做了不少裁剪、改寫的工作，並且以眉批或按語作註解、點評，以發表個人對歷史人物與史事的褒貶議論。馮夢龍自言《綱鑑統一》的撰作是為了承繼《春秋》的褒貶筆削。如何透過筆削以寓褒貶，趙汭（1319-1369）在〈假筆削以行權第二〉加以解釋：

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撥亂之志，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其所書者，則筆之；不書者，則削之。¹³²

¹²⁷ [明]馮夢龍：〈綱鑑統一自序〉，頁 8。

¹²⁸ 鐘鳴旦指出明代承繼宋代史著的體裁形成的「綱鑑體」史著，包含了「編年體」與「紀傳體」兩種，「綱鑑史書之所以冠名為『綱』、『鑑』，正如明代著名編纂家袁黃（1533-1606）所解釋的那樣，它們揉合了『綱目』和『通鑑』兩種傳統」。[比]鐘鳴旦：〈明末清初的通史著述——綱鑑體史著譜系〉，頁 37-46。

¹²⁹ 同上註，頁 45。

¹³⁰ [明]商輅：《續資治通鑑綱目》（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 12 年內府刊本，1476 年），卷 7，頁 4。

¹³¹ [明]馮夢龍輯：《綱鑑統一》第 12 冊，卷 33，頁 3230。

¹³² [元]趙汭：《春秋屬辭》（國家圖書館藏元末商山義塾刊本），卷 8，頁 1。

趙汭由此提出解讀孔子撰作的寓意時，應「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¹³³張高評加以闡釋：「藉由或筆或削之對照，或書與不書之映襯，彼此可以互發其蘊，互顯其義。筆而書之，與削而不書之間，類似『互文見義』之性質。」不論書或是不書，「出於作者之獨斷與別裁，為一家之言所由生」。¹³⁴張高評指出《春秋》的筆削書法，也因筆削的互文見義特質，而「一變為屬辭比事」，「連屬辭文可以顯義，排比史事亦足以見義」。¹³⁵從馮夢龍對王安石史事的去取、裁剪，以及他在眉批、按語中的直接評論，或是引用比附、並列的史事，皆提供考察馮夢龍對王安石形象塑造與評論的線索。

王安石在宋仁宗、英宗時期屢屢辭官；英宗（1032-1067）曾數次召王安石赴京任職，王安石卻一再拒絕。《宋史·王安石傳》記述王安石屢屢辭官，在當時士大夫眼中的評價：

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¹³⁶

不僅當時許多士大夫對王安石不戀眷權位的行為相當欽佩，宋神宗尚在藩邸時，也聽聞王安石的美名，故而即位之初就召見，王安石卻又不至。馮夢龍以眉批點評：

按安石之奸，李師中知之，韓魏公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唐什、孫固、蘇洵亦知之，而韓維、曾公亮，司馬光不知。¹³⁷

馮夢龍從王安石屢召不起，主張由此可見出王安石的陰險狡詐。王安石在北宋時，雖然他的變法與新學都有許多人不贊同，但是其為人仍受到許多士人的肯定，如司馬光就相當肯定王安石的為人，稱其「節義過人處甚多」。¹³⁸馮夢龍卻從觀察王安石的行事，指出王安石為人虛偽狡詐，且在《綱

¹³³ [元]趙汭：《春秋屬辭》（國家圖書館藏元末商山義塾刊本），卷8，頁1。

¹³⁴ 張高評：〈《春秋》筆削見義與傳統敘事學——兼論《三國志》《三國志注》之筆削書法〉，《文史哲》2022年第1期，頁117-118。

¹³⁵ 同上註，頁118。

¹³⁶ [元]脫脫：《宋史》，卷327，頁2。

¹³⁷ [明]馮夢龍輯：《綱鑑統一》第12冊，卷33，頁3171-3172。

¹³⁸ [宋]司馬光：《司馬溫公文集·與呂晦叔第二簡》，頁260。

鑑統一》可見許多相關批評。嘉祐6年(1061)，宋仁宗命王安石同修起居注，當敕命送來時，王安石一再躲避，並多次上章推辭才終於接受，商輅僅記載此事，馮夢龍卻在此事後補述：

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吞釣餌，已悟而食之既，帝以不情而非之。安石有重名，人爭向之，惟蘇洵不見，著〈辨奸論〉，以為不近人情，必大奸惡也。¹³⁹

王安石誤吞釣餌之事，出自《邵氏聞見錄》。¹⁴⁰馮夢龍在此引用王安石誤吞釣餌事，是為了強調王安石行為違背常情，可知別有用心；馮夢龍又引用《邵氏聞見錄》的另則軼事，以強調王安石用心狡詐：¹⁴¹王安石與祖無擇(1011-1084)同任知制誥時，當時的詞臣作誥命，被允許收取財物作為潤筆費；有人餽贈王安石潤筆費，王安石不肯收，又無法退還，遂將之置於辦公之處的樑上，馮夢龍以眉批評此舉：「欲以釣名。」¹⁴²

邵伯溫反對變法，所作《邵氏聞見錄》不僅是筆記小說，其中收錄許多王安石負面形象的軼事，〈辨奸論〉亦始見於此書。¹⁴³馮夢龍不僅在《綱鑑統一》一再引用《邵氏聞見錄》的軼事，藉以見出王安石的用心虛偽狡詐，在不同著作中也屢次引用，從馮夢龍一再引用《邵氏聞見錄》的王安石負面形象軼事，也可以窺見馮夢龍對王安石的評價。

除了用心奸邪之外，馮夢龍更透過王安石一再貶逐意見不合、批評變法的朝臣，在施政上剛愎自用，展現王安石器量狹小，以一己好惡左右朝政。熙寧3年(1070)，呂公著(1018-1089)因為上疏反對青苗法惹怒王安石，遭貶官出任穎州知州，馮夢龍引用《宋名臣言行錄》加以評論：

《言行錄》：「初安石與公著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因薦申公為中丞，其辭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論不合，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奸。荆公之喜怒如此。」¹⁴⁴

¹³⁹ [明]馮夢龍輯：《綱鑑統一》第11冊，卷32，頁3151。

¹⁴⁰ [宋]邵伯溫著：《河南邵氏聞見錄》，卷2，頁4。

¹⁴¹ 同上註，卷16，頁5。

¹⁴² [明]馮夢龍輯：《綱鑑統一》第12冊，卷33，頁3195。

¹⁴³ 見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頁166-196。

¹⁴⁴ [明]馮夢龍輯：《綱鑑統一》第12冊，卷33，頁3204。

馮夢龍以呂公著因反對新法，而在王安石的眼中從君子一變為小人，更因此遭到貶逐，彰顯王安石的以公行私與專斷；馮夢龍又從王安石年少時的狂妄言行，以照應王安石身居高位後的不聽人言、固執己見。馮夢龍在記述周敦頤（1017-1073）去世之事後，引用羅大經（1196-1242）《鶴林玉露》記述的王安石與周敦頤軼事：

《鶴林玉露》：「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歸求之《六經》乎？』遂不復見。」¹⁴⁵

馮夢龍以此則軼事，展現王安石年少時，面對當世大儒的狂妄與易怒，也可與王安石執政之後的獨斷專行，且以一己好惡左右朝堂的形象前後照應。

雖然《綱鑑統一》對王安石的性格、政治上的主張之批評都相當嚴苛，但是馮夢龍認為「《春秋》之法，誅首惡」。¹⁴⁶故而馮夢龍在《綱鑑統一》正文之外，將顧充（1535-1615）《歷朝捷錄》附錄於後，藉《歷朝捷錄》對王安石的評價做了些平衡的補述。《歷朝捷錄》評論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以致禍國誤民，顧充認為王安石的問題在於「不曉事」，而造成王安石施政上的種種過錯，主要在於王安石「人言不畏、變亂舊制、喜同惡異、不近人情」，故而使得朝中「君子落落如晨星」，只能用呂惠卿等一幫小人，導致種種天下蒼生之禍，而禍國殃民之罪，首罪當推重用王安石的宋神宗：「吾以事知呂惠卿等誤安石，安石誤帝，而帝誤百姓也。偏聽則生奸，獨任則乘亂，孰謂壞天下者而非帝邪？」馮夢龍以眉批附和其說：「安石退居金陵，嘗書福建子於中山，蓋為呂惠卿所誤也。」¹⁴⁷認同顧充主張的王安石在施政上雖有過錯，但是並非真正的罪魁禍首，也與〈拗相公〉文末對王安石的評價一致。

《綱鑑統一》是史部綱鑑體著作，綱鑑體的特色是透過編撰、引用不同史家的論述，以展現個人的歷史見解。¹⁴⁸馮夢龍自云《綱鑑統一》的取材去取，不錄軼事：

¹⁴⁵ [明]馮夢龍輯：《綱鑑統一》第12冊，卷33，頁3233-3234。

¹⁴⁶ [明]馮夢龍：《春秋定旨參新》，卷2，頁83。

¹⁴⁷ 顧充《歷朝捷錄》與馮夢龍的眉批，皆引自[明]顧充著：《歷朝捷錄》，收於[明]馮夢龍輯：《綱鑑統一》第12冊，頁4035-4037。

¹⁴⁸ [比]鐘鳴旦：《明末清初的通史著述——綱鑑體史著譜系》，頁48。

其有事在正史而不及備載，語出稗官而可當異聞，別為一集，名曰《史餘》，聊佐博洽之資，毋令人傲我以不知也。¹⁴⁹

歷史上的王安石在宋神宗死後，徹底退出朝堂，隱居於金陵，但是王安石仍然沒有因為變法造成的種種問題而遭到懲罰，歷史著作不允許對王安石的人生經歷有太多的虛構，故而馮夢龍雖取材主要依據正史，但是透過在眉批、按語中屢屢引用多種宋人筆記的王安石軼事以點評史事，或是作為論述的佐證，不僅加強《綱鑑統一》中王安石的負面形象與評價，同時也是透過眾多的著作，展現王安石死後流傳後世的惡名，向讀者展現歷史上王安石最終的結局：「不克令名以終」，¹⁵⁰以達到警惕亂臣賊子，宣揚《春秋》立懲示勸的精神。綱鑑史書在當日既為士子入仕前的科考輔助讀物或是啟蒙之書，則示讀者以《春秋》的筆削褒貶，更有杜漸防微之效。

四、結語

《古今笑》、《智囊》、《警世通言》、《綱鑑統一》所面向的主要讀者群體，雖然都是菁英階層讀者，然而，因為編撰目的與主旨、著作類型的不同，即使馮夢龍都以對《春秋》經義的解讀為道德、智識的評判標準，在不同著作中對王安石形象的塑造與評論，編撰方式仍有不同的側重。

《古今笑》、《智囊》，馮夢龍都是寄《春秋》的褒貶人物精神於舌端，透過臧否古今人物以展現個人思想。《古今笑》旨在透過笑謔，以揭穿虛偽、僵化的禮教，矯正世風，故而《古今笑》側重於突顯王安石違背常理、常情行為之下的別有用心；《智囊》則旨在借鑑古今人物之智，以期有裨經世，而評判標準，則承自漢唐以來儒者對《春秋》經義的闡發，故而此書重點在展現王安石合乎權衡變通之道的智識。

《警世通言》因其所採用的擬話本形式特質，且馮夢龍有意藉編撰白話小說以提升它的地位，故而在文本中並陳「反映菁英階層想像的庶民階層讀者之敘事者（說話人，代表一般人的知識總合）」，¹⁵¹與「面向菁英階層讀者的隱合作者」兩種話語，藉以使歷史上的王安石真事與虛構的軼事在文本中互滲，既完成文本所欲達到的道德教化與省思，並且以《春秋》

¹⁴⁹ [明]馮夢龍輯：《綱鑑統一》，頁1，「發凡」。

¹⁵⁰ 同上註，第8冊，卷34，頁3278。

¹⁵¹ 王德威：〈「說話」與中國白話小說敘事模式的關係〉，頁82。

「原情」評定善惡的精神為準則，呈現對人性的深入理解與同情，同時展演白話小說多重聲音、多重文本意義解讀的特質，突顯白話小說獨特的特色及價值。

《綱鑑統一》編纂出版的時分，正值明季末世，此書的出版是馮夢龍經世理想、政治抱負的展現，綱鑑史書作為科舉的輔助與啟蒙讀物，是出版市場的暢銷類型著作，馮夢龍在此時出版綱鑑史書，除了考量書籍的暢銷與否之外，綱鑑史書作為許多士子應考輔考、開蒙的讀物，以綱鑑史書展現《春秋》藉由筆削，以立懲示勸的精神，期許士子從入學之初與入仕之前就端正思想，收杜漸防微之效，故而雖然以《春秋》「原情」定罪的標準審視王安石的禍國之錯，有可以憫恕之處，馮夢龍在書中亦直言王安石的性格是造成施政上的種種問題的重要成因，且主要責任在於呂惠卿，但是為了能使亂臣賊子懼，馮夢龍在眉批、按語引用許多宋人筆記著作，不僅藉以強調王安石負面的形象與評價，更具體向讀者揭示王安石因為禍國殃民之罪，而留下惡名於世。

綜上所述，可知因為編撰目的、編撰主旨、著作類型的不同，馮夢龍對同一人物的形象塑造與評論，在編撰上有不同的側重，然而，其評判標準仍然皆未違背他對《春秋》經義的理解，正如馮夢龍在闡釋《春秋》勸懲精神時所言：「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¹⁵²

藉由不同文本的對照閱讀，不僅可以見出馮夢龍對《春秋》的精神之闡釋，如何在不同類型著作中展現；也能對馮夢龍考量著作面向的不同主要讀者群體，如何靈活運用編撰策略，以達成編撰主旨及目的，有更細膩的認識。

【責任編校：何品軒、張滄雯】

徵引文獻

專著

〔魏〕何晏 He Yan 集解，〔宋〕邢昺 Xing Bing 疏：《論語註疏解經》 *Lunyu zhushu jiejing*，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明代修補本。

¹⁵² 〔明〕馮夢龍：《春秋定旨參新》，頁 46-47。

- 〔宋〕朱彧 Zhu Yu：《萍洲可談》*Pingzhou ketan*，收入王雲五 Wang Yunwu 主編：《叢書集成初編》*Congshu jicheng chubian* 第 2754 冊，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5 年。
- 〔宋〕沈括 Shen Gua：《夢溪筆談》*Mengxi bitan*，國家圖書館藏明覆刊宋乾道 2 年本，1166 年。
- 〔宋〕周紫芝 Zhou Zizhi：《太倉稊米集》*Taicang timi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永瑤 Yong Rong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集部別集類第 114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1986 年。
- 〔宋〕邵伯溫 Shao Bowen：《邵氏聞見錄》*Shaoshi wenjian lu*，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 3 年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津逮秘書本，1630 年。
- 〔宋〕邵博 Shao Bo 著，鄧邦述 Deng Bangshu 手校並題記：《邵氏聞見後錄》*Shaoshi wenjian houlu*，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 〔宋〕張邦基 Zhang Bangji：《墨莊漫錄》*Mozhuang manlu*，收入〔明〕商濬 Shang Jun 輯：《稗海》*Bai hai*，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商濬刊本。
- 〔宋〕陸九淵 Lu Jiuyuan：《象山先生全集》*Xiangshan xiansheng quanji*，國家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 〔宋〕陸游 Lu You：《老學庵筆記》*Laoxuean biji*，收入王雲五 Wang Yunwu 主編：《叢書集成初編》*Congshu jicheng chubian* 第 2766 冊，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6 年。
- 〔宋〕司馬光 Sima Guang：《司馬溫公文集》*Sima Wengong wenji*，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37 年。
- 〔宋〕劉一止 Liu Yizhi：《苕溪集》*Tiaoxi ji*，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 〔元〕脫脫 Tuotuo：《宋史》*Song shi*，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 16 年兩廣巡撫朱英刊嘉靖間南監修補本，1480 年。
- 〔元〕趙汭 Zhao Pang：《春秋屬辭》*Chunqiu zhuci*，國家圖書館藏元末商山義塾刊本。
- 〔明〕商輅 Shang Lu：《續資治通鑑綱目》*Xu zizhi tongjian gangmu*，國家圖書館藏明成化 12 年內府刊本，1476 年。
- 〔明〕馮夢龍 Feng Menglong：《古今笑》*Gujin xiao*，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馮氏墨憨齋明末刊本。

- 〔明〕馮夢龍 Feng Menglong：《春秋定旨參新》*Chunqiu dingzhi canxin*，收入魏同賢 Wei Tongxian 主編：《馮夢龍全集》*Feng Menglong quanji* 第 18 冊，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07 年。
- ：《智囊》*Zhi nang*，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天啟刊本。
- ：《智囊》*Zhi nang*，收入魏同賢 Wei Tongxian 主編：《馮夢龍全集》*Feng Menglong quanji* 第 5 冊，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07 年。
- ：《警世通言》*Jingshi tongyan*，收入魏同賢 Wei Tongxian 主編：《馮夢龍全集》*Feng Menglong quanji* 第 22、23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3 年。
- ：《警世通言》*Jingshi tongyan*，收入魏同賢 Wei Tongxian 主編：《馮夢龍全集》*Feng Menglong quanji* 第 2 冊，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07 年。
- 〔明〕馮夢龍 Feng Menglong 編著：《醒世恆言》*Xingshi hengyan*，收入魏同賢 Wei Tongxian 主編：《馮夢龍全集》*Feng Menglong quanji* 第 3 冊，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07 年。
- 〔明〕馮夢龍 Feng Menglong 輯：《綱鑑統一》*Gangjian tongyi*，收入魏同賢 Wei Tongxian 主編：《馮夢龍全集》*Feng Menglong quanji* 第 8-1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3 年。
- ：《古今譚概》*Gujin tangai*，收入魏同賢 Wei Tongxian 主編：《馮夢龍全集》*Feng Menglong quanji* 第 6 冊，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07 年。
- 〔明〕趙弼 Zhao Bi：《效顰集》*Xiaopin ji*，收入國立政治大學古典小說研究中心 Guoli zhengzhi daxue gudian xiaoshuo yanjiu zhongxin 主編：《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Mingqing shanben xiaoshuo congkan chubian* 第 2 輯，臺北 Taipei：天一出版社 Tianyi chubanshe，1985 年。
- 王德威 Wang Dewei：《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Xiangxiang zhongguo de fangfa: lishi, xiaoshuo, xushi*，北京 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1998 年。
- 李華瑞 Li Huarui：《王安石變法研究史》*Wang Anshi bianfa yanjiu shi*，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2004 年。

- 胡萬川 Hu Wanchuan:《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Huaben yu caizi jiaren xiaoshuo zhi yanjiu*, 臺北 Taipei: 五南圖書 Wunan tushu, 2018 年。
- 喬光輝 Qiao Guanghui:《明代剪燈系列小說研究》*Mingdai jiandeng xilie xiaoshuo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6 年。
- 劉柏正 Liu Bozheng:《讀史與述事：馮夢龍作品之歷史意識與政治關懷》*Dushi yu shushi: Feng Menglong zuopin zhi lishi yishi yu zhengzhi guanhuai*, 臺北 Taipei: 新文豐圖書公司 Xinwenfeng tushu gongsi, 2020 年。
- [美] 何谷理 Robert E. Hegel 著, 劉詩秋 Liu Shiqiu 譯:《明清插圖本小說閱讀》*Mingqing chatu ben xiaoshuo yuedu*, 北京 Beijing: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2019 年。
- [美] 韋恩·布斯 Wayne C. Booth 著, 華明 Hua Ming、胡蘇曉 Hu Suxiao、周憲 Zhou Xian 譯:《小說修辭學》*Xiaoshuo xiuci xue*,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87 年。
- [美] 韓南 Patrick Hanan 著, 王青平 Wang Qingping、曾虹 Zeng Hong 譯:《中國短篇小說》*Zhongguo duanpian xiaoshuo*, 臺北 Taipei: 國立編譯館 Guoli bianyi guan, 1997 年。
- [美] 韓南 Patrick Hanan 著, 王秋桂 Wang Qiugui 等譯:《韓南中國小說論集》*Han Nan zhongguo xiaoshuo lunji*,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8 年。
- Gé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 Le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huhui Yang, *Appropri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Feng Menglong and 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期刊與專書論文

- 王祖琪 Wang Zuqi:〈蘇軾與王安石故事的顛覆、重述與文化成因——以〈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為中心〉“Su Shi yu Wang Anshi gushi de dianfu, chongshu yu wenhua chengyin: yi ‘Wang Anshi sannan Suxueshi’ wei zhongxin”, 《文藝評論》*Wenyi pinglun* 2022 年第 2 期。

- 申丹 Shen Dan :〈再論隱含作者〉“Zailun yinhan zuozhe”,《江西社會科學》*Jiangxi shehui kexue* 2009 年第 2 期。
- 朱桃香 Zhu Taoxiang :〈副文本對闡釋複雜文本的敘事詩學價值〉“Fuwenben dui chanshi fuza wenben de xushi shixue jiazhi”,《江西社會科學》*Jiangxi shehui kexue* 2009 年第 4 期。
- 吳俐雯 Wu Liwen :〈《古今譚概》書名及版本考辨〉“*Gujin tangai shuming ji banben kaobian*”,《耕莘學報》*Gengxin xuebao* 第 10 期, 2012 年 10 月。
- 李廣欣 Li Guangxin :〈中唐新春秋學「原情」思想探論——兼談新春秋學與中唐人文理念的變遷〉“Zhongtang xinchunqiuxue ‘yuanqing’ sixiang tanlun: jiantan xinchunqiuxue yu zhongtang renwen linian de bianqian”,《早稻田大學綜合人文科學研究中心研究期刊》*Waseda daigaku sōgō jinmonkagaku kenkyū sentā kenkyūshi* 第 6 期, 2018 年 10 月。
- 李曉雪 Li Xiaoxue :〈從〈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看馮夢龍對蘇軾形象的解構與建構〉“Cong ‘Wang Anshi sannan Suxueshi’ kan Feng Menglong dui Su Shi xingxiang de jiegou yu jiangou”,《漢字文化》*Hanzi wenhua* 2021 年第 7 期。
- 林和君 Lin Hejun :〈戲曲中蘇軾形象的再現與建構：兼論臺灣當代戲曲創作〉“Xiqu zhong Su Shi xingxiang de zaixian yu jiangou: jianlun taiwan dangdai xiqu chuanguo”,《嘉大中文學報》*Jiada zhongwen xuebao* 第 14 期, 2021 年 3 月。
- 柳立言 Liu Liyan :〈一條律文各自解讀：宋代「爭鶉案」的爭議〉“Yitiao luwen gezi jiedu: songdai ‘zhengchun an’ de zhengy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第 73 本第 1 分, 2002 年 3 月。
- 范建文 Fan Jianwen :〈《容齋隨筆》對王安石形象的歷史書寫及其影響〉“*Rongzhai suibi dui Wang Anshi xingxiang de lishi shuxie ji qi yingxiang*”,《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Chongqing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014 年第 1 期。
- 栗文杰 Li Wenjie :〈毀譽從來不可聽 是非終究自分明——論《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形象之轉變〉“Huiyu conglai buke ting shifei zhongjiu zi fenming: lun *Jingshi tongyan* zhong de Wang Anshi xingxiang zhi zhuanbian”,《科教文匯(上旬刊)》*Kejiao wenhui (shangxun kan)* 2010 年第 7 期。

- 馬泰來 Ma Tailai :〈馮夢龍友朋交游詩考釋〉“Feng Menglong youpeng jiaoyou shi kaoshi”, 收入常振國 Chang Zhenguo 編:《中國圖書文史論集》*Zhongguo tushu wenshi lunji*, 北京 Beijing: 現代出版 Xiandai chuban, 1992 年。
- 康凱琳 Kang Kailin :〈原情達權: 趙鵬飛《春秋經筌》的解經方法〉“Yuanqing daquan: Zhao Pengfei *Chunqiu jing quan de jiejing fangfa*”, 《臺大文史哲學報》*Taida wenshizhe xuebao* 第 95 期, 2021 年 5 月。
- 張高評 Zhang Gaoping :〈《春秋》筆削見義與傳統敘事學——兼論《三國志》《三國志注》之筆削書法〉“*Chunqiu bixue xianyi yu chuantong xushixue: jianlun Sanguo zhi, Sanguozhi zhu zhi bixue shufa*”, 《文史哲》*Wenshizhe* 2022 年第 1 期。
- 張端穗 Zhang Duansui :〈《春秋》公羊傳經權觀念的緣起〉“*Chunqiu gongyang zhuan jingquan guannian de yuanqi*”, 《東海中文學報》*Donghai zhongwen xuebao* 第 10 期, 1992 年 8 月。
- 許子濱 Xu Zibin :〈從《左傳》、《列國志傳》及《新列國志》鄭伯克段故事看經學通俗化的進程〉“*Cong Zuo zhuan, Lieguozhi zhuan ji Xin lieguo zhi Zhengbo ke Duan gushi kan jingxue tongsuhua de jincheng*”, 《清華中文學報》*Qinghua zhongwen xuebao* 第 16 期, 2016 年 12 月。
- 陳若儀 Chen Ruoyi :〈淺論馮夢龍「情教」觀——以〈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為例〉“*Qianlun Feng Menglong ‘qingjiao’ guan: yi ‘Jiang Xingge chonghui zhenzhushan’ weili*”, 《文教資料》*Wenjiao ziliao* 2019 年第 15 期。
- 陽繁華 Yang Fanhua、唐程可 Tang Chengke :〈論宋人筆記小說中王安石的負面形象〉“*Lun songren biji xiaoshuo zhong Wang Anshi de fumian xingxiang*”, 《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Hefei xueyu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第 29 卷第 2 期, 2012 年 3 月。
- 馮偉 Feng Wei :〈「拆洗王介甫」: 王安石形象傳播與刻板化略論〉“*Chaixi Wang Jiefu: Wang Anshi xingxiang chuanbo yu kebanhua luelun*”, 《中原文化研究》*Zhongyuan wenhua yanjiu* 2022 年第 4 期。
- 楊宗紅 Yang Zonghong :〈馮夢龍之《春秋》學及對小說編撰之影響〉“*Feng Menglong zhi Chunqiu xue ji dui xiaoshuo bianzhan zhi yingxiang*”, 《明清小說研究》*Mingqing xiaoshuo yanjiu* 2015 年第 1 期。

- 蔡崇禧 Cai Chongxi :〈權奸與文豪——明人對王安石的評價〉“Quanjian yu wenhao: mingren dui Wang Anshi de pingjia”,《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Zhongguo lishi xuehui shixue jikan* 第40期, 2008年9月。
- 錢娜 Qian Na :〈「三言」之〈拗相公飲恨半山堂〉臟腑說之體現〉“‘Sanyan’ zhi ‘niuxiangong yinhen banshantang’ zangfu shuo zhi tixian”,《科技信息》*Keji xinxi* 2009年第29期。
- 〔日〕大木康 Oki Yasushi 著, 吳悅摘 Wu Yuezhai 譯:〈關於明末白話小說的作者和讀者〉“Guanyu mingmo baihua xiaoshuo de zuoze han duzhe”,《明清小說研究》*Mingqing xiaoshuo yanjiu* 1988年第2期。
- 〔比〕鐘鳴旦 Nicolas Standaert :〈明末清初的通史著述——綱鑑體史著譜系〉“Mingmo qingchu de tongshi zhushu: gangjianti shizhu puxi”, 收入耿幼壯 Gen Yiuzhuang、楊慧林 Yang Huilin 主編:《世界漢學》*Shijie hanxue* 第15卷, 2015年。
- Anne E. McLaren, “Constructing New Reading Publics in Late Ming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學位論文

- 于荃 Yu Quan :《經學與通俗文學之交涉——以馮夢龍《春秋》學與《新列國志》為研究中心》*Jingxue yu tongsu wenxue zhi jiaoshe: yi Feng Menglong Chunqiu xue yu Xin lieguo zhi wei yanjiu zhongxin*,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guowenxuexi shuoshi lunwen, 2021年。
- 尤麗雯 You Liwen :《爭鳴出版業——晚明文人馮夢龍的個案研究》*Zhengming chubanye: wanming wenren Feng Menglong de gean yanjiu*, 桃園 Taoyuan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Guoli zhongyang daxue zhongguo wenxuexi boshi lunwen, 2017年。
- 張哲翰 Zhang Zhehan :《「任人」與「任法」: 晚明士人的王安石論》*‘Renren’ yu ‘renfa’: wanming shiren de Wang Anshi lun*,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lishixuexi shuoshi lunwen, 2015年。

Alexander C. Wille, *Reading Stories Old and New: The Poetics of Paratext in Gujin xiaoshuo*, Ph. D. diss.,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14.